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盟　曼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破戒篇第八十八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顯深重救生利物稱其
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
精勤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毫差之毫
釐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
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
悔得入七衆守愚不識長棄三塗所
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
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
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兼明若是
悠悠白衣業識風馳昏沈財色好貪
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
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
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
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
家人罪即自勤勵省己不為出家清
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
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
夜匪懈未曾恥改所以如來棄捨我

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
如智人先識已身他人見責亦自改
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
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
責犯過衆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
自思忖愚戇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
人墜臥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汙身御
見岸人却呵不正此亦如是是故如
來雖欲拔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
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沒入無鬚可拔
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
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
身況能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
種智又薩遮尼揵經云若不持戒乃
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
之身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
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
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住國王水土
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
僧坊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脚跡一切

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
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
文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
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
爲八一作愚癡二口瘖瘂三受身矬
陋四顏貌醜惡其面側捩見者嗤笑
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
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
八不值佛世
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
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
唾處況擧足下足去來屈申何以故
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
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
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
臥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
比丘如令一毛以爲百令若有惡比
丘受人信施如一毛令隨所受毛令
即損施主
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
食其宍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
其宍於我法中出家諸惡比丘含備
利養爲食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

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 [illegible]
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發戒令持
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姧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
如旃陀羅常於塜閒行求死屍無有
慈悲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
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
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貪重心從
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佛法親近在
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
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捨
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
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
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
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芽如
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
得沙門果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
鴛鴦鳥不住圊厠釋提桓因不與鬼

任鴆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
復如是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
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
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
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
何等為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
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
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
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
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
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
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
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
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
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
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為多不迦葉白
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
未得聖果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
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
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
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
四種何等為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

非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
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
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
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
地獄何等爲四一多聞放逸自持多
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
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
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
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
介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
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
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
菩提佛告迦葉汝莫聞此何以故彼
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
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
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
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
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
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
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
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一不信
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
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臥百千億歲

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聲
我等受人一切衆生嗔恚罵辱撾
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
賊毀教之聲
又莊嚴論偈云
詐偽諂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集是我親友　終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毀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墮落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惡人背道專求名利雖成雲
業常順生死無處暗宜若聞無戒廣
學多聞則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
聖何能具彼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勤
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學行沙門高
於人天重逾金玉豈滿斷事故佛藏
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
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實無有大
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闇冥舍利弗
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
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
名出家不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又成實論云不爲修善故食則應衰
惱賊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
應食人之分
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
能生受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作
心不得一禪味振手而去恒在惡道猶
如貯子拾牀褥去破戒比丘當於百
千萬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
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
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
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卧具
醫藥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
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
中爲是盜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
僞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
爲世樂奴僕
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
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彼得已
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
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
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
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尔時彼獸王
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

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世人
亦復如是不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
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
出要設使不得常生此想令彼人得
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
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
猶如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詣大糞
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群中便自
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
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
也
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
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
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不淨
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
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
口食若學種種祝術卜筭吉凶心術
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
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為五一者為
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
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
凶廣為人說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
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說所

得從嫉妬動人心當出家之人為
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求其身名是我
誠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
者若偏執一亂即多往者多已偏親
於他生嫉
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
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
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
恚攫齧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
丘亦尒先至他施家生己家想貪
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妬
互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莫
親近心生嫉妬行餓鬼因會墮之因
即是成論五慳之中家慳攝也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
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
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
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證無
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
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
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
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
是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

世乃至不獲[illegible]無上正等菩提[illegible]舍利子
譬如餓狗憧惶沿路遇值朽骨久無
完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執嚙之
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含味故涎流
骨上妄謂甜美或齕或咽或齧或吐
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刹帝利婆
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游此路
時此餓狗遥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
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
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
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
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為餘事豈復
求此無實赤塗之骨鏁耶舍利子白
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
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
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
我意解恐彼來人侵奪美膳必能奪
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
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
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耽著居家
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
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
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illegible]界

[illegible]九十　第[illegible]張

生敬止息故寺思此事為如是等諸
惡比丘說此譬喻
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為欲
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故求於佛智行
毗梨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
於己身命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
惡言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
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為癡丈
夫為活命者為守財穀奴僕餘者為
重財寶所纏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
為求妄想會諸惡言起慳嫉者舍利
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
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妒若
有比丘違我法教見餘比丘或作是
言此施主家先為我識汝從何來乃在
此耶我於此家極為親密調諸交顧
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
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妒舍
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臥具
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
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物施後來者
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重
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十二張　[illegible]

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語
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
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
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
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
二者於後比丘所有言說反為虛說
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
對衆嗤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
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衣法
永盡無遺
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
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
親友放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
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illegible]
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
又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
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亡失破國多不存
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
介之時十二部經沈沒於地不復讀
誦經典設有頭陀者多不如法常遊
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
萬不著一介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
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

謂言令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
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
上曰若大若小等
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
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
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已所聞
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爲彼檀越說所
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
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
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
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
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
開合須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
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閒不
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
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
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
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人
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
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
慢死墮地獄是故愚人縱能依戒以
無道法多起罪行
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

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
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
有二種癰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
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
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
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
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
惡欲一爲衣欲二爲食欲三爲臥具
欲四爲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
糞掃衣能治比丘爲衣惡欲二乞食
能破比丘爲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
比丘爲臥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
比丘爲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
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爲少欲
知足也
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
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
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
人受人信施如葶藶子何以故是人
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蟲　及以烊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云　法苑珠林第九十　第十六張　亞　東
若毁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
家如塚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
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
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
畏譬如羅刹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
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籌
名爲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
法服則是熱銅鐵鍱以纏其身若持
鉢盂則是盛烊銅器若所噉食則是
吞熱鐵丸飲熱烊銅若受人供養供
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
是入大地獄若坐衆僧牀榻是爲坐
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
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
道中若在銅橛地獄獄卒羅刹問諸
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等極悶不知
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
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
口灌以烊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橛吞
以鐵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爛入腹腹

破集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
等由宿行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
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
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
或惡口偽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
力故墮銅橛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
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
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
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要集眷屬
或有猒惡王法使促出家為道都無
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
會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劫受殃償其
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
亦受
又正法念經云若於先世有偷盜業
今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
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
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
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
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
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
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
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

傳作樂國恭侍或貪財求利延時
歲月廢忘經叢或習術治病假託經
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鍼灸
合和湯藥診脉處方男女交雜因斯
致慚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
夫出家之人為求解脫先須離罪以
戒為首若不依戒衆善不住如人無
頭諸根亦壞名為死人故解脫道論
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
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
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為死亦如死
屍大海不納
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為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為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尒時比丘將一沙弥歸
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
龍右繞沙弥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
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
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

沙弥言汝今還去道迴彡之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弥受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弥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繞沙弥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弥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弥言汝何故啼沙弥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云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

尒時大目揵連共專頭沙弥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弥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感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弥為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弥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弥捉金銀及錢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

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尒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併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爾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二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　以為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荅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

還欲豎立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
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
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
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
復如是
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
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
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
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
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酒
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
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
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
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
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
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
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
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為吾等未曾
有益今相厭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
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
中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
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
負輦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

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寄
走而去主人追呼旣已顧下走去何
爲神曰卿舍尊客吾畏不得前更復寄
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
有此人卽出言語恭敬已竟因問之
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
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
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一心精進
不敢懈怠因問佛處若在舍衛國給
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
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婦行路迥
遠時日逼暮從女寄宿女卽報言愼
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
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
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
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
十里二宿不歸明日進見鬼所噉人
骨體狼藉心怖無懼退自思惟不如
攜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卽迴
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
曰何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
耳復寄一宿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噉
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

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婬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来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甕中鬼聞人氣謂婦言尒得宍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宍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爲而舍宿尊客今吾被逐甕中男子踰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宍乎鬼言只爲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宍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宍將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不敢說耶婦言但爲我說之我當與卿宍鬼因爲說三歸五戒鬼初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執口誦男子於甕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遣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荅曰大怖蒙仁者恩心竊識佛婦言男子何以廻還荅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横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爲鬼所掠吾来作妻悲窮無許今

常作鬼得聞佛戒離於此鬼後還道
逢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
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
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
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
友尒乃解耳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波羅㮈大
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
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
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
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受安隱
樂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
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
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
佛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今我
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
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法言於是
世尊為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
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
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人貪愛戀之
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
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
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

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
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
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
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與不何以
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
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絕口中便
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
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鉤
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婬女鬼神以
刀擗割其陰又有鬼神烊銅瀉其口中
前後左右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
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顫掉無所歸
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
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並急
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
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
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
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
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
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
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
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唯欲
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

盟

佛言汝自心口所爲當各努力長者 灌頂章第九 第十張 盟字號
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三歸及
五戒法持月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
華懸繒幡蓋供事三尊從今以去不敢
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爲
大善汝今受是三歸 五戒莫復前
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爲毀犯若毀
犯者爲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
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
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
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
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
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
持戒男女入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
作福
頌曰
茫茫恍惚 夙夜皆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危漏逼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嗔嗤
淨衆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墜幽塗
萬劫長廢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法華傳卷十　第十七張

晉沙門竺曇邃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曇典

隋沙門釋□□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邃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邃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姑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為作唄訖其猶唱讃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悲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出冥祥記）

宋沙門釋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經二日蘇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

□英

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
于戶外一人徑造牀前曰上人應去
訶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
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達
既升之意識怳然不復見家人屋室
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徑
艱危示道登躡驅之不得休息至于
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
一貴人朱衣冠幘倨傲牀坐姿貌嚴
肅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
衣桂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
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
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不達
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遂廢
講當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
曰沙門而不誦戒此非罪何爲可且
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
所錄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
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
蓋闇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
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
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
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

門裏閻聲轉壯久久靜聽方知是人
噭呼之響門裏轉閻無所復見時火
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
有數人執叉叉之血流如泉其一人
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
人曳之殊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
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
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
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
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
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
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
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壞爛而猶
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
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
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
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
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
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
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
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
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
達今猶存在秦寺也齋戒逈堅禮誦

彌固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
病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
人驅將去使捧車來舐輦可有數千人
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
戒本師來慰問之即將往詣官主云是
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筭未窮即
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
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
下屋道人排典著屍掖下於是而蘇
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
右二驗出冥祥記
隋東川釋慧雲不知何許人辯聰令
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
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
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
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
令後生開寤雲之氣岸風格當時無敢
抗者咸順從之說於後百餘日常廢說
戒至七月十五日將升草座失雲所
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
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
古塚間得之徧體血流如刀割處借

第二十張

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勵

色瞋暈毀驟布懼要先堅義刀臨

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詢情懺悔

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眾經以為

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

悠然而卒咸嘉徵祥即出懲革 右此一

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